

欧洲举办新闻发布会 16 万人签名呼吁联合国调查活摘器官

2012 年 12 月 17 日下午 3 时, 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国际反强摘人体器官医生协会”和“非暴力激进党”联合在日内瓦高级宾馆 Metropole 举行新闻发布会, 呼吁联合国派出联合调查组到中国调查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的人间惨剧。

欧洲国家的国会议员和非政府组织负责人, 医学界专家, 人权律师等纷纷在会上发言, 谴责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恶, 并要求联合国展开独立调查。此外, “国际反强摘人体器官医生协会”



在欧洲发起为期一个半月的呼吁联合国独立调查的征集签名活动, 共收到 36 个国家的 16 万多个包括欧洲各国议员、市长的签名。

会议由联合国非政府组织驻联

合国人权委员会常驻代表 Stango 先生主持。此次活动也吸引了主流媒体的关注, 瑞士法语区国家电视台、瑞士法语区主流日报都派出记者对新闻发布会做了采访报导。◇

四川法轮功学员陈倚平自述遭迫害和反迫害经历(下)

(接上期)

三、狱中遭肉体迫害

1、吊铐

在古蔺看守所非法关押近十个月, 二零零一年九月, 我被劫持到简阳养马河监狱迫害。

到简阳一个周后我被转到苗溪监狱。苗溪监狱用漫画对法轮功进行恶毒的攻击。我是一个法轮功学员, 决不允许。二零零二年农历三月的一天, 张红群乘人不备把漫画撕了下来。当天下午恶警召开紧急大会, 两名恶警把张红群架上台批斗。我高喊: “法轮大法就是好! 法轮大法没有错! 为啥诬蔑我们的师父? 还我们师父的清白! 不准迫害我们的法轮功学员!” 台下三、四十名法轮功学员也呼喊起来。监区长没说完几句话, 会场嚣张气焰就垮了。监狱长气急败坏的点名把我带上台, 当众给我铐上手铐。每人单独关一间屋子, 反手吊铐在铁窗上, 脚尖勉强沾地。我被吊铐了一天一晚。

2、关小间

第二天, 我们被铐上手铐关进小间迫害。所谓的小间即只有一间双人床那么大小的屋子, 除了一道木门, 四周是封闭的墙, 吃喝拉撒于一屋。小间那个送食物的小洞, 打开时可以透一点光亮, 洞一关闭就昏暗一片。三月天还很寒冷, 坐、睡都只能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我穿着单衣进去, 恶警一丝御寒的东西都不给, 要求再三才给了我一件毛衣。我把毛衣裹在身上, 蹲在墙角, 度过了近四十天封闭孤寂的日子。

关小间的折磨是很残酷的, 精神身体都会垮掉, 甚至会把人致疯。在黑暗的斗室里, 我信师信法意志坚定, 闯过了这一魔难。

3、逼不停跑圈

二零零二年, 中共邪党、江泽民下令加紧对法轮功的迫害, 监狱的迫害更加邪恶疯狂。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表态放弃信仰、放弃修炼, 在监狱大坝子里, 恶警一直不停逼着、押着、拖拉着法轮功学员跑, 根本就不把人当作人。监狱指使犯人拖着法轮功学员在坝子里跑圈, 从天亮跑到天黑, 除了调集一百几十号犯人对付二十来个法轮功学员, 犯人跑一圈一轮换, 法轮功学员就要被一百多人轮番折磨。有的法轮功学员被折磨的体衰力竭, 一下摔在地上站都站不起来了。站不起来就在地上拖着跑, 管你衣服、皮肤被磨的多烂。有的人脚底跑得脱了一层皮。

对这个以消耗体力、疲劳身躯的酷刑来摧毁意志、摧毁信仰的邪恶伎俩, 我毫不畏惧。有的犯人把我的手反扭过来抓着强行推着我跑, 我奋力挣脱她们的摆布。我没有倒下, 行

恶的人还累的喘气冒汗。

4、狱中证实大法

我在遭受迫害中抵制迫害。在监狱中我拒绝打报告词。我对恶人恶警说, 我是修法轮大法的, 我是公民, 《宪法》赋予了我信仰自由的权利, 我修炼法轮功合法, 我没有罪, 不是罪犯, 不打报告词。

二零零四年九月, 我被转移到龙泉女子监狱严管组被严管。有一天, 我打扫完卫生脚一滑摔了一跤, 右手手腕骨折, 骨头翘起好高。我当时就说“没事”, 赶忙用左手把翘起的骨头按回去复原, 找根布条把它固定包扎好。不料第二天我嘴歪了, 脸也歪了, 吃饭还掉饭粒。后来包夹报告了监区长。我对他们说, 我是修炼人, 不去检查也不用吃药打针敷药。由于他们非要让我去医院, 我就想, 那我就给医生讲真相。我告诉狱医: “我是修大法的, 有师父管我, 我会没事的。我不吃药, 不打针, 就是要炼功, 几天就会好。不信你们等着看。”警察议论说: 我们就拿她做个试验, 看她炼得好还是炼不好。

在我摔跤前一个月与后一个月, 碰巧前后有两个人和我一样摔伤了手, 她们到医院检查照片、接骨、上石膏、定位包扎、打针吃药,

还疼的连喊带叫的。我的手都好了，她们的手还肿起老高。我每天坚持背法、炼功，几天后症状开始缓解，一个月面瘫状态全消失，嘴不歪了，脸也不斜了，医生说的脑血栓症状全没有了。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二十天，可二十多天我的手基本上就好了，不到两个月手有力了，完全康复了。我用受过伤的右手单手提满满一大桶水上楼，双手端满满一大盆水上楼，警察与犯人看到都很震惊。当我出现在医生面前时，狱医什么话也没多说。我告诉医生，没修炼以前，我突发面部神经瘫痪，嘴脸都歪了，针灸、吃药，紧急治疗一个周才好。现在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把这个病重新推出来从根子上去掉，所以根本用不着吃药打针自然就好了。

四、被绑架到洗脑迫害

二零零六年，我被迫害五年期满从监狱回来，邪恶仍不放过对我的迫害，再次将我绑架到洗脑班非法拘禁，强制洗脑。

洗脑班派两个帮教来包夹我，一个是妇女干部，一个是“六一零”用高薪雇佣来的，据说是个做生意的，由于迫害卖力，被邪党看重，期期洗脑班她都在。她故意引诱我说法轮功好，还诱骗说她都要学，随后就向洗脑班告我的黑状。洗脑班责任人公安局副局长雷力训斥我说：你胆子不小，敢到这儿来教帮教练功。我心平气和地微笑着对他说，法轮功这么好，如果你要学我都会教你。五套功法强身健体，学法修心按“真善忍”做人，你就是一个最好的人。他无言以答，转身走了。

洗脑班解散开会要我发言，想叫我说几句他们满意的话。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大讲法轮大法好，大讲法轮大法弘传世界等等，利用这一切机会证实大法，弘扬大法。陈明权不满地说：你反起做。以后每次办学习班都要喊你来。我说：你恰恰就喊不动我。我只听师父的，师父要我们走的是正路。你的话我不听。从这以后我不会再来了。

二零零七年邪党十七大期间，古蔺县“六一零”头目陈明权通知石宝派出所又要我去“学习”。派出所伙同社区邪党干部及社区雇员一行五

人闯到我家，企图绑架。我对他们说：“你们来做啥子？我学的是《转法轮》，书上写的都是教我们如何做好人。我又没犯哪一条法律法规，为什么老干扰我的正常生活？”他们回答不出来，就说我们对你说不清楚，到了那里再说。我对他们说：“你给我讲不清楚，我给你讲的清楚。那你们就听我给你们讲。”我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政府用重金收买人干的，用来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刘思影母女死后，收买她们的现金还分文未动，又被收回去了，为了钱出卖自己分文不得还丢了两条命。我还告诉他们：迫害大法是迫害天法，会遭报应的。这不是咒你，而是在救你。

迫害不断

这些年邪恶对我骚扰不断，迫害不断。只要有上我家来的，或哪里碰到的，不论是政府干部、公安“六一零”我都对他们讲真相，劝善，劝三退。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古蔺法院对三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我到了法院门口，想进去听北京律师的无罪辩护。当天古蔺各区乡镇的社区出动了许多人拦截法轮功学员参加开庭旁听，公开违法剥夺法轮功学员的公民权。我被石宝镇政府人员与社区干部拦截，他们又哄又拉的把我带离法院。我便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我给他们讲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得福报；讲贵州藏字石藏天灭中共的天机，劝他们抹去入队、入团、入邪党发毒誓打下的兽印，这个兽印人看不见，神看得见；告诉他们三退很简单，没有仪式，表个态就行。这个态一表，就是神佛保护的人了……

石宝派出所有位警察说，法轮功好是好。只是实在是吃了这碗饭了，拿工资活命逼着要干这些事。其实，象这位警察一样认同法轮功好不愿参与迫害的人现在很多。在我身边的亲朋好友、乡镇干部、警察等有很多人已经明白了真相，还做了三退。邪恶的迫害失败了，法轮功学员这些年辛苦努力所做的没有白做。



油画《了解真相》

现在国内法轮功学员利用各种方式向人们传递着大难前的自救方法——了解真相，“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保命，一些人对此嗤之以鼻。但您是否知道，那些法轮功学员是在自身遭到残酷迫害的情况下，利用省吃俭用的钱做的这件事情。他们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只因为他们是善良的修炼者，深知善恶有报是不变的天理，只有明白真相，明辨是非善恶的真正好人，才能平安度过劫难。

如今中共已经罪大恶极，它在历次运动中迫害死了八千万中国人，现在还在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上天一定会降罪于它。天灭中共的大难就在眼前。

但是人们加入党、团、队时，在那个血旗面前向天发了毒誓，说把一生、把生命都献给中共组织了。所以现在只有采取公开的方式退出，有行为的表示，才能除掉这么大的毒誓，在天灭中共时保平安！现在已经有超过一亿三千万的中国人声明了“三退”。

真心希望您也能静下心来了解一下这些信息，为自己选择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